

等韻源流

趙蔭棠述



商務印書館

等 韻 源 流

趙 蔭 棠 述

商 務 印 書 館

等 韻 源 流

趙蔭棠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河南中路二一一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二五號】

新華書店總經售

上海大東集成聯合印刷廠印刷

統一書號 9017·8

1957年12月初版

開本 787×1092 1/32

1957年12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數 1—3,000

印張 11 6/16 插頁 7

字數 263,000

定價(7) 1.40

出版說明

這是中原音韻研究的作者趙蔭棠先生的第二部著作。作者在以中原音韻爲基礎，完成了近代的具體的北方語音發展的概況之後，就進行搜集材料，博覽羣書，給這部著作作準備條件。經過了十年的考證與組織，終於完成了這三十萬言左右的，材料豐富的鉅著。

這部書從漢魏時代中國受了印度梵文影響而有反切學敍起，直到晚近文字改革的啓蒙運動爲止，闡明了中國審音家對於聲韻的理論及處理方法的貢獻，並從這裏屢屢暗示出來中國漢字必然走到拼音文字的途徑與歸宿。作者以爲俯仰今古，從歷史發展的實證看問題，方不至於株守與撒野。這就是作者名本書爲等韻源流而不稱爲等韻學的用意。

全書內容分爲四個部份：第一部份等韻之醞釀，從中外史料探求而知自發的天然合音與自覺的而且利用在學術上的反切不能等量齊觀，後者確切是受外來影響。更從佛經及悉曇家言追求正式等韻圖出現以前的種種因素及其對後來等韻圖的影響。第二部份等韻之成立，從宋元的幾部等韻的重要著作裏，考證其產生的時與地；更以內證與外證推測當時語音之變化。第三部份等韻之改革，可以說是全書重點之所在。作者搜集了四十種左右的名著和不經見的寶貴材料分析流別，特別揭出了南派對於音理的貢獻和北派對於普通話記載的功績。第四部份等韻之批評及研究，敍述了有清以來幾個馳名的古韻家對於等韻之肯定與否定，並揭出了

抗戰前夕國內新聲韻學家對於等韻這種遺產的研究的成果。

等韻學舊來無史，四庫書目，謝啟昆小學考與莫友芝韻學源流雖可以供聲韻學者參考，然而受時代之局限，採摭材料無多，持論亦有武斷。對於等韻一系韻書作源流派別的敘述，本書尙爲第一部。本書在十餘年前爲着大學國文系講述需要，曾印爲‘非賣品’的講義百餘部，但對社會供應，非常不夠。現經作者新加增刪，重付排印，頗足供高等學校漢語史學科之參考。

商務印書館一九五七年四月

等韻源流新序

舊講義本，原有前序與後記，現在覺得有改作的必要，所以歸併二者爲一。

在我作中原音韻研究的同時，我就注意了各種韻書而加以訪問與搜集。到了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我受北大國文系之聘講元明韻書系統時，我的‘韻略堂’書齋所存的韻書即小有規模。次年課程改爲金元以來之北音研究，繼續搜訪，其中關於元明等韻者日多。又次年課程名目改爲等韻圖攝及音標運動，我就把等韻的一部份特別擴大。到了二十四年（一九三五），我把等韻圖攝一部份改名等韻學。後來我覺得等韻學這個名稱，很容易使人起僵化的感覺，所以最後在輔仁大學講課時，即把牠定爲等韻源流。因爲我與等韻一發生關係，就把牠當作聲韻學史上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環節，並沒有把牠當作金科玉律。所以我並不想學那冬烘先生任拿一部韻圖死啃，更不想學那魔瘴先生自憑唇吻妄作新圖。那麼，我要講什麼呢？無非是講音標運動以前所謂等韻者，裏邊所包括的都是什麼東西，時人研究到什麼地步。所以我把我的講義劃爲四個部份：在第一編裏，推求反切學之由來以及等韻成立前種種因素；在第二編裏，我專講等韻成立時之狀況；在第三編裏，我以聲母作綱，分出南北之派別；在第四編裏，我特意講清朝古韻家對於等韻之肯定與否定及國內學者對於等韻之新的研究。總以上情形來看，這份講義雖然不能作爲嚴正的聲韻學史，而在某方面上說，

比在此以前的四庫書目與謝啓昆的小學考所載的聲韻學史料要豐富些，要系統些。

二

全書在作成之前，是經過幾個重點的研究的。各編的附錄就充分的表現這種過程。重點的突破，當然不是簡單的事，牠必然與左右前後發生關係。這種關係不弄清楚，那重點就不會突破。在這弄清關係的過程裏邊，自然就會產生‘史’的系統性。本書之所以成為現在的面貌，也就是以幾個重點作聯絡站的結果。

在近代等韻系統裏，我是從康熙字典切韻要法考證入手的。那是我與等韻圖發生交涉的處女作。在作那篇文章的過程裏，我找材料，訪師友，拜方丈，查墓碑，驚天動地的搞了整半年。發表之後，黎劭西先生笑我是‘用獅子搏兔’之力。但是用力雖大，而問題只能算解決了一部份。經過了作諸聲韻學跋的過程，又經了十年的時間，才得着大藏字母九音等韻真正原始的史料。在我作大藏字母九音等韻跋時，等韻源流講義已印成了，所以未曾收入，現附錄於新版中原音韻研究。這個問題，原是勞乃宣在作等韻一得時提出的，經過了許多年才能解決，當然是一件快事。但是，為什麼一個問題經過這麼多的時間才能解決呢？就因為材料缺乏的關係。在我的康熙字典切韻要法考證作成之後六七年，搜集到乾隆四十年河東賈存仁之等韻精要，見其中有云：

字典內含四聲音韻圖後一‘唱’字，久不解其所謂，一日見釋家大藏切韻要法，乃知字典之法，即大藏之法，當時刪其餘文，偶遺此字耳。因念缺文衍字，何書蔑有？讀書者何可不高着眼孔！

賈氏能見着那種材料，所以自謂‘眼孔獨高’。然而他還沒有見着大藏字母九音等韻。讀者現在設若把我上舉三篇文章合在一塊看一看，不惟可以知道切韻要法之由來，而且可以推想宋元等韻圖由釋門首創，繼由儒家與韻書拍合的過程。在我自己說來，因為要求解決一個具體問題，旁涉其他許多問題，這就成了我作第三編的一個最大的據點。

在切韻要法考證這篇文章發表之前，我曾作過中原音韻系統幾篇論文，其中最早的是蔡斐軒詞韻時代考。這篇文章可以說是後來的中原音韻研究的開始。這兩個重點連繫起來，把中間的材料加以補充，就完成了中原音韻研究，由中原音韻研究再往前發展，隨時搜集材料，隨時考證與分析，把牠們連繫起來，就成了本書最重要的一部份——第三編。

在這一編裏，我根據了四十種材料，分爲南北兩派。南派分析音理之精細，是我們應該重視的。他們持論之有差異，就是語言發展不平衡的反映。北派是極能反映大官話區域的實際語音的。我從這裏看出距北京愈近的地方的韻書，所記載的語音就愈與現在的首都音愈近似。所以我以為現在的首都音從元朝到現在雖有變化，但是很少。再具體說，例如‘ㄐ’，‘ㄑ’，‘ㄒ’三個音的成立，我以為在元朝已經開始了。但是這個問題，到現在似乎還有爭辯。我在等韻源流成書之後，又得了一個外證，現在補充到這裏。宋王楙的唐語林卷二有一則云：

禮記：‘君大夫饔餼實於綠中’，鄭司農注云：‘綠爲角聲之誤也’。既云聲誤，角中當爲祿中，祿與綠雙聲。若讀角爲覺，覺是齶際聲。綠是舌頭聲。

‘角’與‘綠’兩個音的糾紛，那是涉及古音學的問題，暫且不談。我

們要注意的是‘齟齬聲’這個詞，所表現的實際，決不是‘K’，也決不是‘C’，而是現在的‘q’。我在中原音韻研究中曾舉過韻會舉要以‘交’字屬半齒的話，兩者互證起來，是很有意義的。

三

在第二編裏，我是以切韻指掌圖撰述年代考這篇文章開始的。這也是當時音韻界久而未解決的老問題。原來是清朝鄒特夫揭出牠不是司馬光的作品之後，沒有人作系統的研究，所以師輩與我談起話來，總是用一句滑稽而不合邏輯的斷語：‘偽司馬光切韻指掌圖’。這樣一來，便使人莫名其妙了。到底是誰僞呢？司馬光實有其人，切韻指掌圖實有其物，把‘偽’字戴在那個頭上，都有點不合適。我因此想着凡遇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應該力求解決，到真正不能解決時，才罷休，方是作學問的態度。於是我就努力找尋證據，作成那篇考證。我的結論或許還有不大正確的地方，然而藉着這個題目把當時的等韻材料作一個較有系統的彙集，至少是可以供別人參考的。發表之後，我見着同道也有引用的，足見苦功沒有白費。在我自己說來，本書的第二編之形成，即是以這篇文章作出發點的。在本編裏，我把等韻分爲南北派，是有同道不贊成的。但是我們要知道漢語在南北各地發展不平衡，顏氏家訓與陸氏切韻序上都說過。即以宋朝而論，廣韻重修之後三十年，即有改良反切之集韻出現。我們試讀集韻中所謂音和的反切，是與南音接近呢？抑與北音接近呢？且自宋朝南渡之後，就有所謂‘中原雅音’這個詞出現。這顯然是宋朝南渡時扈從者到南方，與當地語言矛盾而把北方話特別抬高的表現。在這種背景之下，韻圖的作者，因地域的關係而對於廣韻接受多者，就與因地域關係而對於廣韻接

受少者不同。我們再從韻圖看來，既然有韻鏡那麼複雜的東西，復有聲音唱和圖那麼單純的東西；設若不在地域與方音上着想，將拿什麼理由去解釋呢？爽當說吧，南北音之不同，由來已久，各家的等韻圖之矛盾，除了時代的關係以外，地域性恐怕還是主要的因素。

關於宋元等韻的材料，除本編所提到者之外，從來又見一種特殊的東西，就是四庫書所保存的宋淳祐辛丑祝泌之觀物篇所附皇極經世起數訣。他的序中有云：

後世聲音之學，自顧野王之玉篇，陸法言之廣韻（案即指切韻），能別五音之呼吸，四聲之清濁矣。至於正韻及音，沙門神珙作九弄反紐羅紋側紐，今無能傳其三昧者。惟胡僧了義三十六字母，流傳無恙；雖極之遐遠僻嶠，亦能傳習，故蕃國亦有廣明字韻；則字母之教，外薄四海，皆用之也。

胡僧了義創字母之說，當以祝氏所揭載者爲較早。明上官萬里注皇極經世聲音圖稱：‘自胡僧了義以三十六字母爲翻切母’者，即本此。再者，祝氏所參考的書有德清方淑韻心，當塗刺史楊倓（原作俊誤）韻譜及金人總明韻。可見祝氏所憑藉的材料不少。楊倓韻譜，是宋代等韻圖中一部極重要的書。假設此書尙存，必能解決宋代等韻史上好多糾紛。惜永樂大典本被戴東原氏閱過之後，已杳如黃鶴。現觀祝氏之韻圖與戴氏聲類表的氣派有相似處，那麼祝氏的韻圖是否有因襲楊氏韻譜之處呢？尙待研究，祝書，商務曾印有四庫全書珍本。

四

等韻圖，從牠的成型看起來，無非是練音表。這種練音表是怎

樣產生的呢？那就由於韻書上的反切太繁雜了，不得不用一個化繁爲簡的方法統馭牠們。從這裏想起，我們自自然然的得上追到反切的起源上。說到反切的起源，中國的學者向來分爲兩派：一派說是受梵文的影響，一派說是中國自己造出來的。在我自己研究的結果：我們的祖先在未受梵文影響以前，當然有天然的自發的合音。要說到把牠自覺的用作學術上的工具，無疑的是受梵文的影響。在這裏，我們應該平心靜氣的從客觀的事實上着想，用不着自卑，也用不着自大。我們要知道利用梵文的方法來調整我們民族形式漢字的讀音，絲毫無損於我們祖先的尊嚴。反切學成立以後，把許多反切下字同音的字綜合到一塊記載出來就是一‘韻’。魏晉以後的韻書的著作蠡起，無非起源於此。

中國之有韻書，的確是一個大的進步。但這以簡馭繁的工作，只做了一半。那一半是什麼呢？就是還沒有把許多反切上字簡化起來。怎樣簡化呢？就是把許多同聲的反切上字綜合起來用一個字作代表。設若是那麼辦，字母可就產生了。但是這工作比前一段工作要困難十分。因爲在認識‘韻’而加以綜合的過程，尙有些籠統性。至於把漢字的聲母分析出來再加綜合，非有極大的辨別力不可。設若有人反對我這話，可以到半文盲羣裏及沒有學過注音符號的兒童隊裏試驗一番，看他們對於押韻容易懂，還是對於辨聲容易懂。就因爲這個原故，三十六字母才遲遲產生。但是我們要知道三十六字母之由來，還是依傍着梵文字母而創造出來的。在此以前，是經過很長時間醞釀的。就現在所能見到的材料說，六朝時代的謝靈運已經與大涅槃經中的爲‘一切字本’的五十字相接觸了。從六朝的宋起，下至隋唐四五百年之間，梵文字母仍被拘限於釋門，未能通於吾儒。三十六字母沒有成立，正式等韻圖就不會

形成。所以唐憲宗元和以後的四聲五音九弄圖，仍然停留於練習雙聲疊韻的境界裏。

三十六字母的出現，真是中國聲韻史上一件了不得的事。但我們設若追求牠的源頭，應該從悉曇家梵漢對音數起。所以我在本編把悉曇家的漢譯梵文字母列爲二表：一以表明各家用字之不同；一以表明他們對於發音部位之稱謂。這樣辦法，對於後來的三十六字母的瞭解，是有幫助的。

說到三十六字母的創始人，也是有各種說法的。但敦煌守溫韻學殘卷出，守溫首創字母之說才得到確切的實證。然元明的等韻家稱守溫爲梁山溫首座，今殘卷題曰南梁漢比丘守溫述。新證據的‘南梁’與舊傳說的‘梁山’，湊巧碰在一塊兒，於是就又起了絞線作用。‘梁山’與‘南梁’是各爲一地呢？還是異名同實呢？我從佛家書乘考證的結果是：梁山寺原在湖南武陵縣，南梁州又即今湖南寶慶縣地，從而斷定守溫係南梁人，入梁山寺爲僧，任首座。首座與方丈不同，在寺院裏地位並不太高，佛乘沒有記載他的事蹟，大概爲此。他的時代，我以爲生在唐末，死於宋初，所以此殘卷所載字母僅三十，係其初作，而字源歌稱他益‘孃’，‘幫’，‘滂’，‘奉’，‘微’，‘床’六母，係其入宋後的修正。此中源委，俱詳記於我的守溫韻學殘卷後記。本編的附錄二，即是。

本編除談‘反切’與‘字母’兩點之外，關於等韻上種種‘術語’，都憑見到的材料，作相當的敘述。這些術語的含義與後來的等韻圖上所出現的‘術語’的含義，是有相當距離的。然而我們也不能不承認牠們是在等韻圖成立以前的聲韻學家種種努力的遺產。

五

在第四編，我特意講清朝以來的古韻學家對於等韻之批評——即肯定與否定——及在本講義編寫的當時國內學者對於等韻之新的研究。後者因為受了科學的語音學的影響，利用音標的好工具，所以貢獻特大。但是我們也不能把前者的成績一筆抹煞。他們的失敗，却是他們的‘不幸’。要緊的是：我們要知道他們的‘幸’與‘不幸’的關鍵在那裏。我們現在要把原始一點兒悉曇家的說法與後來的新聲韻家的說法比較着看，他們却有相近之處。在這古今兩端中間所夾着的古韻家所發出的言論，往往與他們不相合，這是為什麼？這就因為他們失掉了梵文原始音理的根據，而且還沒有接收到新的科學的音理學與音標的好工具。我們可以舉幾個有趣的例子看一看：三十六字母之‘見’，‘溪’，‘羣’，‘疑’這一組，被等韻家定為‘牙音’之後，就隨着時代前進起了許多糾紛。後世的等韻家為後世的音讀所拘限，就在‘牙’字的意義上用功夫。他們解釋這‘牙音’的發音部位的時候，說道是‘氣觸牡牙’。把牙分出‘公母’來，既然有‘公’牙，那‘母’牙在那裏呢？江慎修知道了這個不對，於是把‘牡’字改為‘壯’字，彷彿是得到了真諦，然而‘見’，‘溪’，‘羣’，‘疑’的粗音和細音的發音部位，都不是從‘牙’發出來的。新的聲韻家起來，受了科學的音理學的影響，把牠們名為‘舌根聲’，當然是正確的。然而我們要把第一編所附的第二表看一看，那些悉曇家所定的名稱之中有‘喉聲’，‘喉中聲’，‘咽喉中聲’都是比較合理的。尤其是‘舌根聲’與‘舌本聲’兩個名稱不是與新聲韻學家所定的名稱毫無二致麼？在悉曇家之著作中，如字記與全真；是把牠們稱為‘牙音’的，守溫韻學，也把牠們稱為牙音，這種錯誤是怎

樣起呢？就在於他們開始以梵漢對音而創造字母的時候，特意照顧由‘k’，‘k’，‘g’，‘ŋ’所分化的細音而又找不着牠們的發音部位，所以弄出這種不科學的名稱。後世的等韻家既數典忘祖，又推波吸流，妄加解釋，所以愈弄愈滑稽。

又如在初期的等韻圖上，‘端’，‘透’，‘定’，‘泥’與‘知’，‘徹’，‘澄’，‘孃’是並列的。前四個母的音值，是沒有疑問的，而後四個的音值的確定，可是走過許多艱難的路。元明時代等韻家根據實際語音把牠們與‘照’，‘穿’‘牀’及‘泥’歸併起來，是完全對的。但牠們在切韻系統裏所代表的音值，到底是什麼？黃季剛先生把牠們描繪爲‘舌頭彎曲如弓形，向裏’，可謂妙悟。錢玄同先生把牠們的音值定爲‘t’，‘t’，‘d’，‘ŋ’尤爲具體，羅常培先生繼之，作‘知’，‘徹’，‘澄’，‘孃’考，這四個聲母所代表的音值，終有定論。然而我們再查第一編下所附的第二表，就可以知道悉曇家的記載與近今の聲韻學家所考證者是一致的。悉曇家所定的名稱有紛歧者，大概由於時代不同而在對音上就沒弄準確。然‘近舌頭聲’，‘舌上聲’，‘上腭中聲’，與‘舌轉上腭而出聲’是合乎本真的。等韻家因襲‘舌上聲’的名稱，使人莫名其妙者幾百年，我們由古今的說法互相印證，然後知‘舌上’之含義——‘上’字爲動詞。

‘非’，‘敷’，‘奉’，‘微’在等音圖上與‘幫’，‘滂’，‘並’，‘明’並列也是一個問題。‘幫’，‘滂’，‘並’，‘明’的音值，定爲‘P’，‘P’，‘b’，‘m’，不惟合乎實際語音的根據，而且從梵漢對音上看來，也毫無錯誤。而‘非’，‘敷’，‘奉’，‘微’的音值到底是什麼呢？去梵文裏找根據吧？與之可以對照者僅有一個‘v’音。以語言的實際作依據吧？大多數的方言裏只能讀出‘f’與‘v’兩個。錢玄同先生以前人所研究之成果，根據‘重唇’與‘輕唇’在音理上發展之規律，把

牠們的音值假定爲：‘P_l’，‘P_i’，‘b_v’，‘m’，以表示其過渡之狀況，這當然是合理的。但我們要從守溫創造字母的過程上分析起來，就可以有第二種看法。在他的韻學殘卷的三十字母之中，只有‘不’，‘芳’，‘並’，‘明’。這顯然是拿牠們與梵文昆聲的末組對譯（第一編第二表可參考）。所以那‘芳’字所代表的音值還是重唇‘P’，也就是‘滂’。到了修正的時候，他把‘不’，‘芳’，‘並’，‘明’所代表的重唇，仍然保留，而另外添出了‘非’，‘敷’，‘奉’，‘微’。這四個輕唇音，只有‘微’是根據梵文超聲之中的‘v’對譯過來的（亦可參考一編二表），其餘的‘非’，‘敷’，‘奉’，可是完全根據漢音創造出來的。這就是三十六字母在成立前所經的過程的祕密。我現在把牠揭破，便可知道這四個輕唇音之中有一個是依據梵漢對音，其餘的三個乃是梵文所無的漢音。這三個漢音之中‘非’是現在普通話中所全有的，而‘敷’與‘奉’在普通話裏可與‘非’無別。那麼，這兩個音是從那裏來的呢？在我看起來，這便與守溫首座所處的地域湖南有關係。劉半農先生曾把‘非’，‘敷’，‘奉’，‘微’的音值，根據湖南音擬定爲‘f’，‘ϕ’，‘v’，‘β’，我覺得也未嘗不可依從。但劉說與錢說是否可以統一起來呢？我覺得是可以的。那就是把錢先生所擬定者放在輕重唇分化後的第一個階段，把劉先生所擬定者放在第二個階段。這第二階段便充分表現着語音發展不平衡的規律。到了後來北方韻書成立，把四個音歸併爲二，就走到第三個階段了。

聲母的變化，在現在的方音之中還是參差不齊的。第四編附錄魏建功先生中國聲韻學概要節錄可以參考。

還有一件事，我也提在這裏。就是在羅常培先生的釋輕重發表之後的好幾年，我才見着清朝龐大堃的等韻輯略，其中有云：

七音略凡上一字言重者俱開口，言輕者俱合口；‘東’，‘江’，‘魚’，重中重，則亦開口，凡輕中輕，則合口也。

我覺得龐氏的說法，與羅氏的考釋，是可以互相證明的。但我在這裏再補充幾句話。古今的學者，在一切的學問上常有不謀而合之處，但結論的得來的過程可大不相同。在此‘百家爭鳴’的時代，有人以爲前人說過者，後人就不許再說，應仔細理會：我近來覺得前人的說法，就正確的一方面說，實在有些是直感的；我們細加分析與綜合，所得的結果儘管與之相同，但是科學的。本講義的第四編之所以特別把近今的學者所研究的結果作爲重點敘述者，用意就在於此。

六

在舊講義的後記，我曾把書架所存而講義所未採納以及後見的韻書，列過一個書目，現復錄於下：

萬籟中聲	明(古欽)吳元滿。
切韻樞紐	全上。
音韻正訛	明(宣城)陳廷燦。
泰律篇	明葛中選。
五音通韻	抄本，作者未詳，約在康熙。
音韻集成	抄本(古燕)莫銓，約在明末。
新定考正音韻大全	清(茂苑)王正祥。
詩韻提綱	清(漢阜)倪璐。
詩韻歌訣	全上。
音學祕書	清(奉新)涂謙。
佩文詩韻釋要	清徐淇。

隨鄉讀韻
韻學指南
萬韻新書
鄉音纂要字義
諸音摘要字母
字音會集
辨字摘要
韻學
音韻辨歧
五音集字
字學舉要
等韻輯略
詩韻釋音
律韻辨通
翻切簡可篇
切韻蒙求
四聲切韻表
樂府傳聲
正音通俗表
戚林八音
空谷傳聲
妙音彙悟
韻字辨同
字學備要
音韻畫一

清(瑯槐)李步衢。
清(長樂)王湊。
清劉振統。
抄本。
清(環川)向惠門。
清(武省)江學海。
清(瀟水)饒應。
清(深澤)王植。
清(長沙)陳祖綿。
清(蓮池)汪朝恩。
清(西江)裘房宸。
清(常熟)龐大堃。
清(山陰)陳錦。
清(金壇)蔡一帆。
清(含山)張燮承。
清(寒白退士)梁僧寶。
全上
清(吳江)徐大椿。
清(閩縣)潘逢禧。
清(閩中)陳他。
清胥白山人。
清(栢山)黃謙。
清(南昌)彭元瑞。
清(嵩陽)劉履貞。
清(射洪)楊志體。